

錢的「黑話」

回北方老家，偶在一個市場看到幾位老者，圍着幾根木材討價還價。買家表示出價五百人民幣，買家一聽就發急了，連連說：「肯定得『歪歪頭』，『平頭』想都不要想。」買家便指出幾處瑕疵，接着說：「這樣的木頭，『平頭』就夠了，頂多再稍微往上蹦蹦高。」說來說去，最後八百元人民幣成交。

這「歪頭」「平頭」的，還是第一次聽到，新奇有趣。細一請教，原來算是捐客、經紀人的一種「黑話」：「平頭」指的是按「百」計，「歪頭」則是按「千」計，因兩字的第一筆分別是橫和捺，「蹦蹦高」就是加價。

其實，「黑話」並不「黑」。這樣的隱語，在講價的時候，能夠起到一種緩衝的作用。直接報數字，未免有點太俗氣，雖然爭論的焦點無非就是一個錢字，但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不宜過於直白，顯得太過看重金錢。另外還可給雙方預留一點思考的餘地和台階，不傷臉面。

這樣的話術，古代很常見：吳沃堯的諷刺小說《糊塗世界》裏寫到，有兩位候補知縣，聽說有一個官職出缺，便趕緊去參見總督，希冀能夠補缺。總督便教訓二人，做官「總要有些威儀才能勝任」。二人莫名其妙，唯唯而退。不料另外有位同僚知道後，便參透了個中「玄機」，趕快湊了三千兩銀子前去打點。原來，《中庸》裏有一句「威儀三千」，總督乃是索賄三千，只是不便明說。

另一位諷刺小說大家李伯元，生活窘迫，給好友寫信：「能借我毛詩尤感。」他當然不是要借一部《毛詩》，乃是需銀洋三百元度日。《詩經》共三百餘篇，所謂「詩三百，思無邪」，也就被拿來當成代名詞。而若是「借道德經一部」，那就是五千元，因《道德經》全文五千字，又名《五千言》《老子五千文》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看見最細小的東西」

卡佛有一篇小說，題目已經像一句寫作宣言：《我可以看見最細小的東西》。

故事極簡：半夜裏，一個女人聽見院門發出聲響，醒來，起身，走到窗前。月亮很大，世界慘白，院子裏的一切都清清楚楚：草坪椅、柳樹、晾衣繩、衣夾、柵欄，還有那扇打開了的門。

女人看不見有人，也看不見威脅，可正因為什麼都看不見，不安感才更濃。後來她索性披上睡袍，走到院外，要把門拴上，卻遇見鄰居山姆正在夜裏捉鼻涕蟲。兩人說了幾句平常話，談玫瑰花、談丈夫、談過去的嫌隙。她回到床上，終於想起，自己竟然忘了把院門拴上。

這個故事幾乎沒有「事件」，至少沒有我們習慣期待的那種事件。沒有兇手闖入，沒有舊情人攤牌，沒有戲劇化的轉折。可讀完之後，你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寒意，像月光照在玻璃上，白、靜，卻叫人睡不着。卡佛的厲害之處，正在於他寫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周圍那一圈難以命名的氣氛。

他非常懂得「看」。他讓女主角「看見最細小的東西」，而我們也被迫跟着她一起看。衣夾不是衣夾而已，開着的院門不是院門而已，鼻涕蟲在泥上扭動，也不只是噁心的畫面。當一個人深夜無法安睡，一些極其普通的物件都像在暗中傳遞什麼信號。那信號未必能被翻譯成一句清楚的話，卻真實地構成了人的不安。

我想，這篇小說極為值得讓人學習的，不是怎樣鋪排情節，而是怎樣觀看生活。很多人以為作家靠想像力，其實更常靠眼力。你有沒有看見一個人說「沒事」時，手卻不自覺整理桌上的杯子？你有沒有看見一家人吃飯時，真正沉默的是哪一個人？你有沒有看見夜裏某扇門沒關好，為什麼會比一場吵架更令人不安？

卡佛提醒我們，真正的故事往往不躲在大事裏，而躲在細節裏。所謂「我可以看見最細小的東西」，不是炫耀觀察敏銳，而是一種近乎殘酷的感受力：你看得越細，就越難對人心的裂縫視而不見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人生看象限

做法，找兩個罐子，做一件好事，投一顆白豆，做一件錯事，投一顆黑豆，一年下來，以黑白豆子各自多少評判修養得失，這個辦法的效果據說很好。又有人更進一步，即便沒有付諸行動，只要閃過一個善念，就畫正號、投白豆，閃過一個惡念，就畫負號、投黑豆，但這就走向了極端，最後腦子肯定成了一團漿糊，裝滿清規戒律，啥新想法也沒有了。

如果給人生畫個坐標，一條軸是讓自己舒心快意的，一條軸是利於他人和社會的，那麼，就有了四個象

限：既利己也利他的，利己卻不利他的，不利己卻利他的，不利己也不利他的。生活裏的事放到這個象限裏來看，哪個可以得正號，哪個應該畫負號，便一清二楚。正號的，果敢多做，負號的，三思慎行。

當然，真實的生活比困難的數學題還要複雜得多。而且，數學題大多答案唯一而解法多樣，生活呢，答案和解法不但都是多樣的，而且常不是一一對應的。有的時候，滿心歡喜以為自己找到了一種新解法，結果卻走向錯誤的答案。

再者，人間雖有普遍的道理、共同的規範，對於不同的人，正號與負號有分別，象限自然不一樣。因此，看象限之前，先得看清原點。這個原點，便應是自己內心最硬核最珍視的東西，從穩定的原點出發，才能畫出真正屬於自己的象限，從而看清楚正負所在、悲喜所繫、得失所由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侵刪」

足的字體，標註着「素材源自xxxxx，侵刪」。

極其荒誕：既然明知素材來源非己，甚至記得角落標註出處，究竟是哪來的底氣在平台上按下那個「原創」按鈕？這種心理大約是某種防禦性的無恥——一邊肆無忌憚地抄襲別人的心血，一邊又怕這份偷來的「財產」被更低階的同行再度轉手。

至於「侵刪」這兩個字，早已成為互聯網搬運工們心照不宣的「免死金牌」。這本是「如有侵權，敬請聯絡，定會刪除」的傲慢簡寫，卻藏着一種卑微的博弈心理。真的有「如

有」嗎？在剪輯素材、加上黃字、上傳發布的那一刻，搬運者心裏比誰都清楚自己在行竊。

所謂的「敬請聯絡」，不過是賭原作者看不到，或者看到了也因為維權成本太高而放棄計較。只要這波流量賺到了，事後刪除也不過是零成本的糊弄。這不是尊重，這是僥倖與冒犯。

我只能安慰朋友，這或許也是一種另類的「時間檢閱」。多年過去，當時做的東西依然能被翻出來作為流量素材，說明內容質量經得起淘洗，未曾過時。

可安慰過後，是更深的制度性疲憊。在各大平台，想要維權的代價極其昂貴。你得填寫無數表格，上傳身份證明，論證自己是「版權所有人」，像是在法庭上自證清白；而竊賊聲明「原創」，只需要一個按鈕。這種效率的不對等，才是對原創者極大的惡意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美人的「美食計」

需要戒口的菜式，統統端上餐桌，男人天天大魚大肉，以為有口福，又有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的美人服侍，其實中了美人計、「美食計」也不自知。真是最毒婦人心。

「You are what you eat」。十年不到，男子由一個活力十足的精壯男人，變成骨瘦嶙峋、頭髮稀疏、臥病在床的老頭，男子的朋友發現時為時已晚，急急把男子抱起，想逃出「地慾」，但男子卻自願回到Sao身邊，第一句說的話是：「Sao，我好肚餓。」片中沒有言明，男子是否知道Sao就是曾遭自己強暴的人，又是

否知道Sao的毒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男子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她，因為自己已習慣了她的美食，甚至吃上癮，就算明知那是毒，他也飯來張口，乖乖吃清光。

弔詭的是，Sao也離不開男子，即使對方最後兩腳一伸，復仇成功；但魂兮歸來，Sao還是依舊煮出三盞一湯，即使桌前只剩下一張空櫈。她又何嘗不是習慣了、上癮了照顧者的角色？這是電影有趣的二元性、矛盾性、對立性：藥跟毒、毒與癮、愛和恨、照顧與被照顧、受害者跟加害者，原來角色隨時轉換。還有極重要

的，復仇和救贖：女人通過漫長的復仇，為自己帶來救贖，其實Sao早已原諒了男子，儘管她未必覺察。這也是另類「食療」吧？

離場時，已夜深，看到那麼多美食，肚子餓得很，為何深宵總是餓？宵夜好邪惡，但「地慾廚房，食吃先講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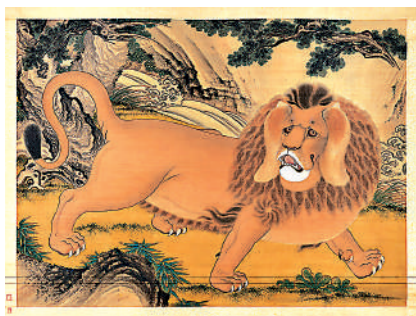


雜果實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清劉九德畫狻猊



畫中狻猊的形態獨特——一頭巨碩粗壯的獅子立於溪畔，幾乎充塞滿幅，展現雄壯威武之氣勢。其眉間斑點密布，耳毛長垂，與如今動物園所見獅子頗有差異。「狻猊」之名，

台北故宮博物院月前推出的「神獸再現——文物中的奇幻生物」特展，以一百多組件文物呈現古人筆下的想像世界。展廳中，清代畫家劉九德所繪《狻猊》一圖（附圖）吸引眾多觀眾駐足。

劉九德，字陽升，順天（今北京）人，約活動於十七世紀末。他擅畫人物，尤精於仕女與寫真，康熙年間曾奉詔繪製康熙帝御容，深得聖意，獲賜中書官職。畫家以較工謹之筆法描繪獅子，於毛髮尤刻意工筆細緻，至於背景則放筆寫之，得疏逸工謹相融之趣。

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《穆天子傳》，稱其「走五百里」；《爾雅·釋獸》則描述牠「如彪貓，食虎豹」。晉代郭璞為這兩部典籍作註時，明確指出「狻猊，獅子。亦食虎豹」，「即獅子也，出西域」。

中國古代不產獅子，自漢代張騫通西域後，獅子始作為貢物進入中原。唐宋時期的職貢圖中，已可見外邦進貢獅子的身影。由於藝術家創作時無從寫生，只能憑藉文字記載與口耳相傳的異域傳說，融入想像，遂成此般似曾相識又帶奇幻色彩的樣貌。

本次特展以「神獸長什麼樣子」「神獸是什麼地位」等四大提問為主軸。劉九德筆下這頭狻猊，既回應了「長什麼樣子」的想像命題，亦見證了「是什麼地位」的歷史演變——從《爾雅》中的食虎豹猛獸，到佛教中的佛座守護者，再到明代以後的龍子神獸。



館藏擷英

閻雅

逢周五見報

高鐵「愛寵行」暖心啟航

四月春和景明，出行需求日益旺盛，內地鐵路服務再迎創新之舉。自四月八日起，高鐵正式推出「愛寵行」服務，為廣大養寵人士帶來更為人性化與貼心的出行選擇。這一舉措不僅回應了社會對攜寵出行的現實需求，更彰顯了公共交通服務理念的持續升級。

「愛寵行」服務設計周全，提供「攜寵出行」與「愛寵單獨行」兩種託運模式，滿足不同旅客的多元需求。對於希望與愛寵同行的旅客，可通過「12306」客戶端提前預約，實現人寵同程、安心出行；而對於暫不便攜帶寵物的情況，亦可選擇「愛寵單獨行」，通過中鐵快運微信小程序辦理託運，靈活高效。

從國際經驗來看，鐵路攜寵出行早已有成熟實踐。歐洲多國鐵路系統對寵物頗為友善，如德國、芬蘭等地允許小型寵物置於箱籠中免費或半價乘車，大型犬

則需牽繩並購票；日本鐵路如JR及近鐵，則要求寵物全程置於密封提籠中，且總重通常不超過十公斤；美國Amtrak亦在部分班次允許小型寵物隨行。相比之下，內地此次推出的「愛寵行」服務，既吸收了國際成熟經驗，又結合本土實際，形成了更具靈活性與操作性的制度設計。

「愛寵行」不僅是一項功能性服務，更體現出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。隨着城市化進程加快，寵物已成為許多家庭的重要成員，傳統出行方式對寵物的限制往往給旅客帶來不便。如今，高鐵主動破題，將服務延伸至「人與寵物」的情感連結層面，既便利了出行，也提升了整體服務溫度。



萌寵集

焯仔

逢周五見報

「成彬一笑」

「成彬一笑，生死難料」是《正義女神》開播後在坊間熱門的句子，充分反映由劉偉昕飾演的高成彬有多成功和深入人心。

觀眾在觀劇前大都對劉偉昕沒什麼印象，我卻一直記得她。兩年前劉偉昕擔任娛樂主播，常要出外景訪問藝人。某次我在現場，目睹了她受挫的情景。話說打扮中性且架着眼鏡的劉偉昕，儼如一名初出茅廬的少年，口才不見特別出色，加上外形跟電視資訊節目那些「女神級」的外訪主播有極大分別，或多或少令人覺得她格格不入。更不幸的是當天她臨場表現失準，提問得不好，還被受訪者要求「NG」，對一個新人而言，絕對是難堪的經歷。當時我也在想，這年輕人是否入錯行，不適合於娛樂圈生存，尤其在幕前發展。

一段時間後，我看到劉偉昕參加綜藝節目「福祿壽訓練學院」，要成為搞笑藝人。雖竭力飾演諧角，更曾扮演一個不斷被打的籃球，

但觀眾的注意力明顯不在她身上，也不曉得這陌陌生面孔是何方神聖。

自劉偉昕得到高成彬這角色，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。她反串比自己真實年紀小許多的十四歲少年殺人魔，演技精湛得讓觀眾頭皮發麻，其表情、念白甚至小動作更被指具有「教科書級」的表現。原來劉偉昕真有當藝人的才華，只是在《正義女神》之前還沒找到適當的發揮機會和發展方向。我很驚訝原來她是名校出身，不單是運動健將，更擁有犯罪學碩士學位，卻願意在電視台以跑龍套的方式和謙卑的態度投身社會。有能者自有出頭天，高成彬那讓觀眾不寒而慄的歪嘴一笑，證明了「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」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